

享

受

冬

天

江学泰

在隆冬的时光里,虽然时而北风呼啸,时而又雪花飘舞,寒气袭人,但是我并没有感觉到冬日的寒冷和可怕。

冬天里,我经常在天刚麻麻亮时,便不急不火起了床。穿好衣服,戴好帽子和手套,就出门跑步锻炼身体。刚开始觉得有点冷,但不过十分钟左右,浑身便开始发热了,再跑会儿,额头上便有了细密的汗珠,全身也热漉漉的。有时早上不去跑步,就到广场去做早操。这里的人很多,大家神情专注而怡然。随着婉转动听又有节奏的音乐响起,我们弯弯腰、踢踢腿、再左左右右地转动着胳膊。这时感觉到自己有了精气神,浑身都有了劲儿。我有时也加入到跳舞的队伍中,和大家一起享受着这冬天早晨翩翩起舞所带来的激动和快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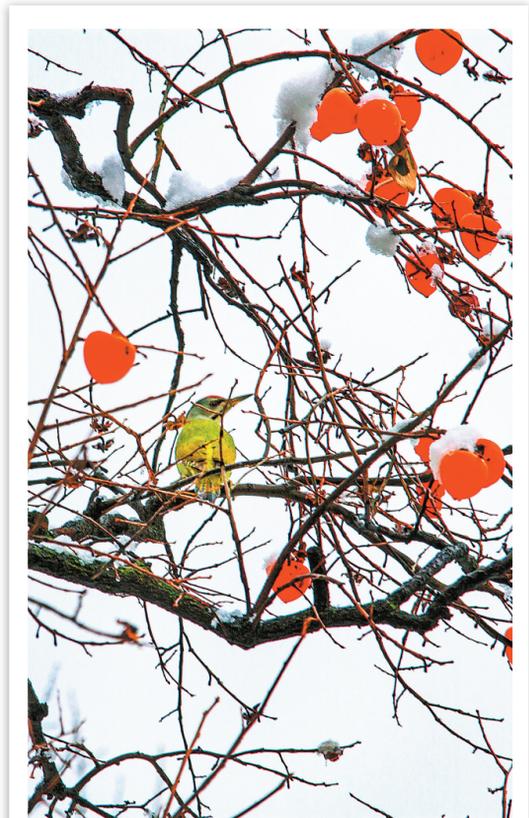
在冬天的时光里,我每天总是忙忙碌碌的。“忙好啊!忙了才使自己的生活感到充实,忙了才显得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精彩!”这是我的一位同事在前两天的上班路上对我说的话。我也品味出了他这句话的含义,我也每天拧紧了自己工作的时钟,忙完了手头的的事情,有点累了,便停下来翻开上午送来的报纸,静下心来地读着。我是最喜欢看《陕西日报》和《商洛日报》,特别是《商洛日报》的文艺副刊,每当看到副刊上一些精美的好文章时,我就显得有些异常激动,边读边“啧啧”地赞叹着。有了兴致,这时就喜滋滋地推开办公室前的窗子,望着窗外冬日的蓝天,呼吸着窗外清冷的空气,任由自己的思绪飞翔着。

冬天里,夜来得早。夜里我是很少出门去晃荡的。大多的时间,我总是在自己的小屋子里享受着自己的生活。漫漫长夜恰是读书好时光。每天晚上不到八点,我便关掉门窗,打开小电炉,让房内慢慢地温暖着。我要么独坐在桌前,静静地翻着书页,认真地悠闲地地看着书,要么就脱去外衣,上床很在被窝里,平心静气地听着自己的心跳,专心致志地翻看着自己喜爱的小说或书刊。我读完了《主角》,又读了《青春之歌》,书里的故事不时在我脑海里跳跃。我开始第二次读《平凡的世界》了,每次读后,都有一些激动,心中就像大海的波浪一样不断汹涌着,很长时间难以平静。我也深深地体会到人生不全是春光明媚和欢乐,也有许多的无奈和让人心灵绞痛的悲哀啊!有时看书时间长了,我就用手机听着绵绵的豫剧《朝阳沟》或激昂高亢的秦腔《辕门斩子》。听着迷人的戏曲,我被陶醉得也跟着摇头晃脑,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冬夜里快乐的“神仙”。

冬天里,城市里的人们并没有因季节的转换,气候的寒冷而停下匆匆的脚步,他们仍以热烈的生活渴望和燃烧着的工作热情,编织着自己冬天里的故事。每天的校园里歌声阵阵,书声琅琅。教师正在紧张有序地辛勤耕耘,学生们每天背着书包,裹紧了头脸在冰冷的寒风中走向自己的学习乐园。上班族们更是抖擞了精神穿过呼啸的寒风,踏着厚厚的积雪,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聚精会神地努力 working, 抒写着自己人生和事业的篇章,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弹奏着冬日的歌唱。

冬天里,乡村里的生活更显得恬静和安详。村里的人们并不忙着早起,他们田里的庄稼早已收获归仓,再不需要他们在田地躬身劳作。每天太阳从东边山头升起的时候,他们才打着哈欠,慢腾腾地起床。早饭后喂猪、放鸡,不紧不慢地去打开羊圈的栅栏。下午两三点钟太阳正温暖时,人们便悠闲地走出房屋来到村中的场院里,他们要么叼着烟卷、和别人拉扯着家常,要么在树下光滑的磨盘上打扑克、下象棋。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妇女凑在一起,边晒太阳边忙着手里的针线活,纳鞋底、做花鞋,有的则站在边上和她们说着家里的故事,一张张笑脸在冬日里的光照中显得更好看。一群鸡在阳光下“咯咯”地叫着,抖着翅膀在场院里跳来跳去,两条黄狗睡在女人的身旁,眯着眼睛,好像已走进了梦乡。冬天的乡村很温馨也很悠闲恬静,如一幅幅多姿多彩的图画。

我常常想:冬天虽然山寒水瘦,但它仍是一幅耐看的画;冬天虽然严寒峻冷,但它却在寒冷中酝酿着希望。人们如果有了心动,有了热情,用心去欣赏、去品味,那么,冬天就会给予你特有的人生享受。



商洛山

(总第2404期)

刊头摄影 刘发善

蜡梅

王炜

生活在城市近二十年了,我见到蜡梅的次数也就三两次。第一次近距离地观赏蜡梅,是在南部的少陵原。记得那是个晴朗的午后,我独自来到杜公祠,诗圣堂前的蜡梅花正开着,黄澄澄亮闪闪的,在微风中抖搂着芬芳,对着天空,也对着我颌首致意。那样的情景,将我也定格了,让我时常在阳光晴好的冬日里忆起。

已经是“二九”第六天了,对杜公祠的蜡梅牵牵念念好些时日了,我惦念那里蜡梅的芳香和艳丽,也惦念千年落寞的诗圣,他虽已千古,但他留世的诗篇却像蜡梅花一样万世流芳。那天趁着天气晴暖,我又独自去了杜公祠。冬阳温暖的杜公祠冷寂无人,使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耳鸣声。

一进祠门,诗圣堂前守候着几株蜡梅树。这几年来,每到冬天,我都会来这里,来凭吊诗圣,也来欣赏蜡梅。五年前的那个冬日凭吊完杜公,回去后写了篇《伤怀杜公祠》,写这里有两株蜡梅树。然而,在前年冬天,我发现是三株蜡梅树,并非只有两株。我一时歉疚不已,自责观察不够仔细,以致笔下出错。但我依稀记得,那次来的时候,蜡梅树只有两株;树高不过房檐,满树兜着黄亮的蜡梅花。也许,当时只是两树开花了,没开花的那株,它是真实存在的,却被我忽视了。

我老家有苹果园,有的苹果树不是每年都挂果,往往隔年才开一次花,结一回果,没开花结果的那年,也就经常被忽视了。这么一想,我心下释然了。

再看眼前的蜡梅树,花儿开得正好,饱满鲜艳,疏密有致,只是树枝上还有树叶,这让我有些意外。已经是数九寒天,蜡梅树的叶子早该落了,它们竟然没有落完,看情形,剩了近一半呢。那树叶,绿中泛黄,黄中带绿,与蜡梅花同处一枝,衬得蜡梅花的黄并不那么鲜亮了,这真让我免不了心生遗憾。

少陵原下据此直线距离不过百米,杨虎城陵园里的那株蜡梅树,叶子已经全部落光,蜡梅花在艳阳下泛着耀眼的黄光。那情景,似乎才是蜡梅花绽放枝头、傲立风霜的坚贞景象。

眼前蜡梅的半树叶子,似乎真显得多余了。

我想到了彼岸花。那是在炎炎夏日,就在与杜公祠一墙之隔的牛头禅寺,我第一次见到了彼岸花,那一刹那,我被惊呆了。在大雄宝殿右侧的过道边,顺墙一溜儿,静默地开着,一朵朵婀娜多姿,一个个枝干赤裸光秃,竟然看不到一片叶子。我疑心是谁插在土地上的塑料假花,伸手去掐,竟是真的。

寺里主持说,那是彼岸花,无叶时开花,花开时无叶。我手机百度,了解到这是非同一般的花儿:花开不见叶,叶生不见花,花和叶生生世世永不相见。彼岸花的花和叶,都受同样的水土滋养,生自同样的母体根基,彼此却是那么的决绝!传说它被施了魔咒,永生永世无以破解。

我内心更是惊讶。这彼岸花,还有那些分了手的夫妻和恋人,它和她们是一样的决绝。

可眼前这几株蜡梅树就不一样了——时在寒冬,仍花叶共生,还真是少见。

正胡思乱想着,门外走进三人,两男一女。女人年轻,三十岁不到。她看到了蜡梅花,便一路叫着,一惊一乍地走到树下,举了手机开始照相。她无视我的存在。像早年那株没开花的蜡梅树一样,我也被人忽视了。

看着她照相,同行的一个男人说,蜡梅叶子落完了,这花就更好看了,要是再下了雪,在雪中赏蜡梅,那更是美得不要不要的。另一个男人说,气候反常,这蜡梅树叶子还绿着,看样子怕是不会落了。女人问他,这树叶会长到来年春天吗?两个男人都沉默着,没有作答。

看着那些树叶,我觉得可能会。它们黄黄绿绿的,还是有些生机的。

北方进入冬天后,树大多会落光叶子。但我们仍能看到满身碧绿的树木,那叶子却多半是假的。还常有这样的景象:绿树上缠绕假花,或假树上绑插真花。这作假的虚幻之美,让人难以分辨。

再看这几株蜡梅树,叶子仍未落完,并不需要假扮,它们活得本真。世人以假作真,也常以真作假。其实质,怕都是自娱自乐,骗别人,也骗自己。至于真和假的关系,那从来都是清楚的:真就是真,假就是假;非假即真,非真即假,说半真半假,那是混账话,真与假从不逾越彼此的界限。

我依依作别这几株蜡梅树,沿祠门外的石阶慢慢走下。这时候,不见了太阳,天气阴沉下来,看样子要变天了,会下一场雪吗?

我想象着雪后的蜡梅花,那会是怎样的惊艳呢?还有,那几株蜡梅的树叶会在这个冬天落完吗?我既希望会,也希望不会。还是过段时间再来看看吧。



年猪

陈世敏

腊月过半,年关将至。我回到老家,想寻找一下久违的年味。

过去这个时候,杀年猪的凄厉叫声已经此起彼伏了。但今日,我沿着水泥路走了半条沟,也没有听到杀猪时的嚎叫。

不知不觉间,我走到了老房场。当年,院子里有大伯、三个堂兄,还有我家。如今,房屋早已拆除,但遗迹清晰可见。这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。我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童年的记忆在七十年代末。

我家是三间厦房,场堰下就是猪圈,杀年猪的场面也在我的记忆里翻开。

腊月二十三,过了小年,年味一日比一日浓。我们这里逢双日子赶集,最近腊月二十六必须把猪杀了。否则,年里赶集就没日上了。

早上五点钟,母亲第一个起来烧水。等水烧开了,天已蒙蒙亮。父亲喊了大伯,几个堂兄也陆续来到猪圈边。

大伯把一个直径两米左右的木腰盆放置院中,卸下一扇门板横搭在腰盆上,一个洋瓷盆放到门扇下的地面上,放血刀就在洋瓷盆里。大伯在烟袋锅里按满了烟丝,把烟嘴咥得滋滋响。

父亲和堂兄下到猪圈,猪在圈里嚎叫着绕圈子跑。几个人手忙脚乱,好不容易抓着了,又让它挣脱了。大伯嚼完最后一口烟,把烟袋在猪圈边的石头上磕几下,

心满意足地下到猪圈里。他站到猪圈中间,猪马上失去了刚才挣扎的劲头,也许是认命了。大伯伸出一只手给猪抓痒,猪就靠到了他的腿边,大伯一用力,膝盖顷刻就把猪压到了地上,父亲和堂兄七手八脚就把猪抬出了圈,拖到了早就架在腰盆上的门扇上。

猪被死死地按在门扇上。母亲就吆喝:“没过十二岁的娃回到屋里,不许看给猪放血。”我们就躲到屋内,用手捂住耳朵。等母亲收了猪血盆,然后喊孩子们出来,把布鞋底子在门上蹭的猪血上蹭,说布鞋底蹭上猪血耐穿,防水。

大伯在猪脚上开了个口子,用一根两米长的铁棍从口子一直捅到猪前腿处,打通了气道。然后,他鼓起腮帮子对着口子吹气。当大伯额头青筋暴起的时候,猪已经涨得滚圆滚圆,趴在门扇上。

父亲脚下生风,一桶一桶往腰盆里倒已烧得滚烫的水。三四个人挽起了袖子帮忙拔猪鬃,一阵紧锣密鼓地割、剃,黑猪立马变成了白胖子。大伯拿出一把铁钩在猪屁股上一钩,几个人抬着白猪就挂到了斜搭在墙上的木梯上,大伯五指并拢在猪脊梁上一比画,就知道膘厚是上了一巴掌还是不到三指厚,若是不到三指厚,母亲就一个劲地解释缺粮食,没啥喂。

收拾好后,母亲煮了一大锅猪骨头汤

卜,炒了猪血,大家伙喝起了苞谷酒,吃苞谷糝子米饭。大伯把猪鬃猪毛收拾回家,然后和父亲一起用架子车拉了猪肉去赶集。

我们和母亲就在家盘算卖了猪肉后,要办的事:给老大做身新衣,把老大的衣服改一改给小的穿;那床被子烂得不成样子,要打床网套做三面新的被子,把旧被子改成褥子;留下六个孩子的学费;把在村医那里剩下的药费一定要还了;过年要买一挂炮,要带雷的,还要换一副中堂,祭坟的东西不可少;再逮一个猪娃喂着……末了,母亲说:“你大说了,一定要攒三十块钱,明年春要垒三间房的根子,咱家娃大了,房子住不下了。”

于是,我们就盼着猪肉能卖得快,卖上价。很晚了,父亲披着身雪回来了。我们侧着耳朵听父亲给母亲说:“一街两巷都是肉,卖不动,卖不上价,今天把杂碎卖了,肉只卖了二十多斤,剩下的在街上姑姑家放着,二十八再去卖,就是降价最后一集也要卖了。要不,明年的日子拉不开栓。”

腊月二十八,到集罢,还剩七八斤槽头肉。父亲终于松了口气说:“不管咋说,没卖上价,毕竟差不多卖完了。”晚上,母亲点起煤油灯放在灶台上,把切下的肥肉炼了油装在瓦罐里,我们高兴地用手捏起油渣吃。母亲也高兴地说:“今年油有了,肉也有了。”

伶伦馆游记

姜福军

壬寅年腊月,雪过初晴,正午时分,阳光暖和,大地生辉。抗击疫情,居家数日,心情烦闷想去户外走走,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忽然想起音乐小镇南塬北边,呼雷山上伶伦馆建成已久,还未攀爬,未睹真容。于是打开手机百度一下伶伦这个人:伶伦又称冷伦,是中国古代民间传说中的人物,相传为黄帝时代的乐官,是中国古代发明律吕,据以制乐的始祖,即中国音乐的始祖。查毕兴趣大增,召集家人,开车不长工夫就到呼雷山下。

过路天桥,铜铃叮当,木雕迥异,栏杆古色古香。伶伦广场,宽敞明亮,东有雕柱无数,顶有水晶飞禽图案饰品,独领风骚。南龛大石,刻有书法家原康生题的“伶伦广场”四个绿色大字。有粗约尺余,长约十余米的仿古竹笛管紧挨巨石,这个竹笛管亦有来历:即乐官伶伦受黄帝之命制成音律体系,在呼雷山聆听凤凰之鸣,以别十二律,用竹子定出十二律,与五音

相结合。

抬眼望山,台阶无数,背阴积雪,还未消融。随其上,积雪软绵,树木茂密,山风呼啸,松柏上的积雪随风落下,如雾似霜。台阶处拐几个大弯,弯弯处均建有根据伶伦凤鸟鸣声制作乐器的雕塑凉亭,鸟为凤凰,吉祥之兆。上面有宣传简介:春秋时期有师旷、钟仪、贺云、孔子等有名的琴师。师旷为晋国盲人,但听力超凡,有极强的辨音能力,他的《白雪》《阳春》《玄默》等都是琴曲中的不朽经典。钟仪善弹的楚调,还促进了晋楚两国的和平关系。贺云所作《风雷引》,孔子所作《获麟操》都是感人的琴曲……向东拐一个大弯,来到山顶广场上,正东一个圆形铝合金雕塑在太阳照射下熠熠生辉。正西有几栋建筑,造型独特,风格诡异,气度不凡,独具匠心,自成气候,其中一栋坐西向东,有著名书法家赵万年题的墨宝,字迹俊秀,超脱凡俗,自成一派。

因疫情原因,我们在外围溜达着。出了山顶广场,向西道路宽阔,一条柏油大路顺山脊蜿蜒而下。游人稀少,偶有几辆车呼啸而至,是从南边盘山公路开上山的人,车上下来的说说笑笑,游戏乐哉。长空栈道与各建筑相连,设计独特。斜坡草坪,绿化井然,随栈道曲折而进。山腰上的四合院古典雅致,赏心悦目,院子有大钟六口,精心雕刻的汉字石盆置于台阶两侧,有仿古鼓乐置于屋檐下。曲径通幽,建筑设计独具匠心,别具一格,原来整个山体建筑是连接在一起的。

向南望去,整个呼雷山隶属蟒岭山系,海拔一千多米,每雨云必复其上,雷鸣之声,回荡激荡。几条山脊呈扇形排列,松柏密集,白雪覆盖其间,那些上下粗细匀称的柏树,像一个个绿色的巨人屹立满山,坚守日月,蔚为壮观。两大片密集的槐树林,苍劲有力,随风摇曳,我想春天山坡一定会开满槐花,招蜂引蝶,香飘幽

谷。山脊松柏簇拥,锅形山顶相连,绵绵不绝,围着伶伦馆,形成一道巍峨壮观的天然屏障。正东兑山,那一片建筑和松林清晰可见,东北角像古墓的封子山全貌在视线之内,群山荒坡夹杂着沟壑房舍,像极了黄土高原错落有致。

北边好风景独占鳌头,向西向北眺望,南环和城西大道车辆穿梭不息,银光闪闪。低矮的北塬已被高楼遮挡,莽莽苍苍的秦岭山脉从东到西绵延着。不远处 的馒头山上,云燕楼塔顶金碧辉煌,塔身则掩映在一片云海之中。西部新城尽收眼底,成片成片的高楼大厦气势如虹,几乎相连,阳光照射在上面格外醒目,洛南魅力新城名不虚传。

下山途中,原路返回,历时半天,颇有收获。而今,生活慢慢步入正轨,人们用智慧的大脑,勤劳的双手建设着自己美丽的小城,华阳巍峨,洛水长流,相信这里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!